

當米老鼠遇見穆罕默德 談西方譯筆下的回教聖典

李文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回教熱」掃遍全美——這股風潮有正面激勵也有負面傷害：負面表現在於少數人藉「愛國」宣洩排外情緒：阿拉伯商店遭砸毀、橄欖膚色的路人遭攻擊（當地新聞報導，攻擊者以膚色作判斷，常誤把墨西哥人當阿拉伯人打）；然而這些零星事件卻掩蓋不了受過教育的美國人以理性化解世仇、反對冤冤相報的心態：攻擊發生後的一個月，舊金山灣區的清真寺禮拜時間大爆滿，原因是許多美國人希望增進與回教世界的瞭解與互動，並藉機表達「我們痛恨的是恐怖份子，而不是所有的回教徒或阿拉伯人」。各大學和市立圖書館的伊斯蘭文獻幾乎被借光，大小書店的回教經典也銷售一空；站在書店或圖書館的伊斯蘭區時並時時會有好心民眾主動開口與你分享九一一心得——西方可說是正歷經一場回教文藝復興。

可蘭經（又譯古蘭經）是回教聖典，是瞭解伊斯蘭的必讀之作。然而回教徒對於將聖典翻成外國語卻時有保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教徒們相信可蘭經完美無缺、無可複製（inimitable），而由於翻譯屬複製的一種，自然無法將原文的萬般精妙全部呈現，等於曲解聖旨，褻瀆天書。阿拉伯語區以外的回教世界，如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也多半是以原文讀經，而不是把經文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第二個反對翻譯的理由是早期歐洲譯者往往別有用心，竭力矮化伊斯蘭以宣揚基督教。1689年由天主教神父瑪拉琦（Ludovic Maracci）主筆的拉丁文可蘭經譯本，即極盡扭曲醜化之能事，甚至取名做【可蘭經駁斥】（*Prodromus ad refutationem Alcorani*）。而1734年問世，在英國暢銷多年並翻成德、法、俄、何等多國語言的賽爾（George Sale）英譯本，則是逐句照翻瑪拉琦的拉丁文本，連前言和註釋都滴字不漏。

二十世紀開始才有回教徒自己著手譯經，試圖扳回伊斯蘭過去遭歐洲人扭曲的形象。不過由於起步已晚，當前可蘭經英譯數量遠不如基督教/天主教的聖經。現存可蘭經英譯本約有五十多種，而聖經英譯則有五百種以上。然而五十幾種英譯也不是一個小數字，而當版本超過一定數量後，譯者為了開拓市場利基，在翻譯手法上自然傾向大膽實驗，力求創新。近年推出的幾種新版英譯可蘭經，比起以往照本宣科的作法，就顯得有特色多了——舊版本多半稟持著一種「這是真理——你非聽不可」的高姿態，而新品則較能以文字的條理、藝術與風趣來取閱讀者，符合大眾需求。以下介紹近五年出版的幾種另類可蘭經譯本供讀者欣賞，也可作為國內經典翻譯的他山之石。

取閱讀者的方法之一，是增加經文的文學性。由旅美伊朗詩人尼迦音（Fazlollah

Nikayin) 十年嘔心瀝血完成的【可蘭經原文詩譯】(*Quran : A Poetic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即試圖仿古典英詩的辭彙與用韻，以抑揚五步格 (iambic pentameter) 表現出阿拉伯原文的震撼。譯者在序文中大言不慚地稱前人譯作「乏味」(dull)、「不吸引人」(unattractive)，把自己的文才與英國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米爾頓 (John Milton)、拜倫 (Lord Byron)、柯立芝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等文豪相比。然而初讀尼迦音譯文，感受到的不是天才文筆，而是今人寫古文的彆扭，與伊朗人寫英文的生澀。尼迦音可蘭經譯本犯了與早期中國人譯唐詩相同的錯——誤以為押韻就是詩，以為用幾句古語就能營造古意，殊不知形式表象並非英詩的精髓：空有表象沒有詩魂反而會凸顯譯筆的弱點，使作品似不像，淪為滑稽的古今大雜會。尼迦音譯作即不幸落入此陷阱，結果雖不盡如願，卻不失為一次勇敢的嘗試、一場精彩的文字實驗。【可蘭經原文詩譯】有專屬網站 www.theultimatebook.com，站上有譯者朗讀譯文的音樂檔可供試聽。

把可蘭經轉為英詩較為成功的例子則是美國比較宗教學者色爾斯 (Michael Sells) 主筆的【認識可蘭經】(*Approaching the Qur'an*)。這是一本強調節奏與朗誦之美的現代詩譯本。色爾斯說可蘭本是「可朗」的意思，而阿拉伯文化中詩歌朗誦的崇高地位是一般西方人無法想見的：他曾在埃及目睹大街小巷、旅館小吃店的人群突然全部圍到電視機前，以為是新聞報導重大災難，或重要球賽即將開始，結果發現竟然是名家朗讀可蘭經——經文朗誦在阿拉伯世界裡是如此的全民運動。色爾斯繼而說明千年前沙漠中的駱駝商隊聚集麥加舉行年度詩歌大賽，而可蘭詩歌即是這個傳統下產生的上乘之作，被認為是增一字、減一字都不行的完美詩品。可惜的是，在後世死守教義不重藝術的傳教譯本中，可蘭經的美並未得以呈現。

色爾斯並沒有將可蘭經全譯，而是選擇早期感性的短篇詩文逐字斟酌，避開了後期關於政治、宗教的長篇探索。在他的筆下，一〇一詩篇中世界末日的描述淒美悲涼：

A day humankind are like moths scattered

這一天人類將如飛蛾般散落

And mountains are like fluffs of wool

山嶺如蓬鬆毛球

Whoever's scales weigh heavy

誰的善業重

His is a life that is pleasing

將能安適過一生

Whoever's scales weigh light

誰的善業輕

His mother is *hawiya*

將拜貉猥狎為母

What can tell you what she is

貉猥狎又是什麼呢？

Raging fire

就是熊熊烈火

譯者在韻律、選字、意象方面的用心可見一斑。翻譯之外，色爾斯還提供部分經文的拼音轉寫，與英文翻譯逐字對照，書的末尾並附名家經文朗誦光碟，要讀者不但掌握詩文結構，還要體驗阿拉伯原文的音樂性。

由世界級伊斯蘭權威奴喇鼎 (Allamah Nooruddin) 與語言專家奧瑪爾夫人 (Amatul Rahman Omar) 合作推出的【可蘭經英譯】(*The Holy Qur'an: An English Translation*)，是打破多項傳統的創舉。負責解經的奴喇鼎為了透徹瞭解經義，曾至沙漠中與貝都因游牧民族生活多年，以體驗原始阿拉伯文的粗獷美感。而主筆的奧瑪爾夫人，可謂史上翻譯可蘭經的第一位女性。這本出自婦人之手的譯本問世後評價呈兩極化：有人推崇此書貼近口語、採大眾化解讀直譯，並認為奧瑪爾的柔性文辭將阿拉的愛與慈悲展露無遺，一反舊譯本的陽剛形象。這種柔性譯法我們在第九十九詩篇「大地震」中可以看見：

When the earth is shaken with its violent shaking,

當大地因劇烈的晃動而戰慄

And when the earth shall throw up all her treasures,

當她從地裡吐出所有寶藏

And when a person will say (in bewilderment at

當人人看了傻眼

the extraordinary happenings on the earth),

對地上奇觀忍不住想問：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her?"

「她到底是怎麼了？」

That day she will relate all her news

那一天她將完全披露

(pertaining to every action done in secret on it).

(關於人在地面上偷偷做的每一件事)

For your Lord will have inspired her (to do so).

因為是你們的真主叫她（這麼做）的

On that day (of Reckoning) all people will come forth in various groups

審判日人們將一批批前來

to be shown (the results of) their deeds.

看自己所作所為（的果報）

Then whosoever has done so much as an atom's weight of good

哪怕是輕如塵埃的善業

will see (the good result of) it.

也能看到（善果）

Similarly whosoever has done so much as an atom's weight of evil

哪怕是輕如塵埃的惡業

shall see it also.

也能看到。

然而反對者則稱譯者在譯文之中擅加了個人感受，且詞語過於花俏，用字不夠精斂。也有人認為奴喇鼎的解釋屬於印度卡諦亞尼（Quadiani）派的說法，非正統伊斯蘭。奴喇鼎 / 奧瑪爾譯本的前兩章在亞馬遜書店網站 www.amazon.com 可以免費試閱。

初讀可蘭經，往往會有抓不到重點，上下接不起來，找不出邏輯性的困擾——畢竟千年前沙漠中的阿拉伯商旅，和受過科學教育的現代人思路難免不同。英國伊斯蘭學者透那（Colin Turner）便針對現代人品味與閱讀習慣，歷經五年時間完成了一部用字入時、條理分明，可讀性極高的【可蘭經新解】（*The Quran: A New Interpretation*），推出後頗受學界推崇。透那譯本不同於其他英譯之處，在於它不僅是字句翻譯，而是把部分註釋中的說明搬進了譯文，讓全文安排更合理，更通順。透那翻譯第二十四詩篇「曙光」中對回教婦女行為舉止的描述，比其他幾種譯本清楚得多：

Tell the female believers among you

告訴你們之中的女信徒

that they too are to lower their gaze in the company of others

在他人面前必須目光低垂

and preserve their modesty.

以保持嫻淑

They are not to make a display of

她們不得以天然美色或人為裝扮

either their natural beauty or their artificial ornaments:

大肆招搖

their legs are to remain covered

她們腿部必須遮住

except for those parts exposed naturally when walking,

除了走路自然露出的部分以外

and they are to keep their hair covered with a scarf or a shawl

要用圍巾或披巾蓋住頭髮

which should be tied or pinned under the chin.

巾幘繫在下巴前

They may display their beauty to no-one except

她們的天生麗質不得被人看見，除非是

their husbands, their fathers, their husbands' fathers,

丈夫、父親、丈夫的父親

their sons, their husbands' sons, their brothers

兒子、丈夫的兒子、兄弟

their brothers' sons, their sisters' sons

兄弟的兒子、姊妹的兒子

their maids, their slaves,

婢女、奴隸

male servants in the household who are free of all carnal desire,

家中不存慾望的男僕

and children who have no sexual knowledge.

和不懂性事的孩童。

同樣的，在第七十八詩篇「消息」中敘述回教天堂時（有回教戰士聲稱這段文字是令他們不顧生死、壯烈成仁的最大誘因），也絲毫沒有保守譯本的含糊支吾：

There will be orchards replete with various kinds of fruit hanging low from the branches;

那裡將有果園，自枝頭低垂的各類果實應有盡有

Chaste maidens with firm breasts, equal in age to their companions

有年齡與伴侶相近、乳房堅挺的貞潔美少女

And goblets of pure wine.

和以高腳杯盛裝的醇酒

除此之外，透那也借用了不少科學辭彙，與經文中的靈異題材交融，塑造出了一種科幻的神秘美感。在透那譯本中，「真主阿拉」成了「宇宙之王」（**Lord of the cosmos**），「啟明星」成了「撞擊地球的隕石」（**missile that crashes down**）；八十一詩篇「天翻地覆」原文中的「太陽黯黹、星宿零落、山巒崩潰」被透那描述成：

When a vast wave of solar energy breaks away to form a ring around the sun;

當一波巨大的太陽能釋出，在太陽外圍呈環狀

When the sun's gases fill the galaxy and blot out the stars;

當太陽的氣體充滿全宇宙，使星光黯淡

When the mountains are flung into space to float about

當山脈被拋到外太空，漂浮不定

【可蘭經新解】在描寫大自然時廣泛引用科學，在處理人際關係更是不避諱現代流行語：「過了產齡不願嫁人的老婦」被譯者更新為「超過更年期不再渴望婚姻或性親密行為的女人」(women who have passed the menopause and who no longer harbour hopes of marriage or sexual intimacy)，信眾「飲泉水」的古老意象被換成了現代說法「喝最純的礦泉水」(the purest mineral water)，都能令讀者會心一笑。

譯法與以上各種另類創作恰恰相反的是號稱未經加工處理、準確到家的哈克 (Zohurul Hoque) 字面譯本【可蘭經翻譯評註】(*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Holy Qur-an*)。作者哈克是可蘭譯經老手，譯有阿薩姆語與孟加拉語的可蘭經，2000年完成的英譯本則是他第三度翻譯經文。哈克在序文中表明了他的一貫作風：儘量貼近字面，語法允許下盡可能一個阿拉伯字對到一個英文字，不加字也不減字。依現代翻譯理論，雖然字與字一一對應未必就能將原意完整保存，然而這種字面譯法卻能幫助學者掌握原文字序與意象，不失為透視陌生文化的好工具——哈克譯本的價值即在此。他在第一詩篇「開場」中選擇不把、「讚頌」、「仁慈」、「悲憫」、「主宰」等關鍵詞意譯，強迫讀者藉熟悉原文名詞，效果十分特殊：

The Hamd belong to Allah, the Rabb of all the worlds:

哈母德歸於阿拉——他是全世界的喇博

(意譯：一切讚頌歸於阿拉——他是全世界的滋養者)

The Rahman, the Rahim:

喇和蠻的他，喇熙母的他

(意譯：仁慈的他、悲憫的他)

Makik of the Day of Requittal.

他是審判日的瑪琍克

(意譯：他是審判日的主宰)

哈克譯本擁有自己的專屬網站 www.qurantoday.com，除了譯經宗旨和方法說明外，還有譯文樣本和六種版本英譯對照，鼓勵讀者貨比三家。

綜觀二十一世紀初西方譯經的大方向，不難看出禁忌一一打破，觀點遽趨多元，以致神性慢慢褪去、人性從中浮現，儼然是二度文藝復興——而從中受惠最多的是廣大讀者，得以從眾譯本中各取所需。譯者文字自由詮釋，意義取決於人的態度，也充分應驗了批評理論家「上帝已死」、「作者以死」的口號——現代人似乎不願被告知應該怎麼想，而寧可以自己的認知與感受對經文加以推敲、玩味——是趣味還是瀆神，是進化還是沒落，就只能交由個人主觀判斷了。